

賴古堂集

禮

+

堂

集

清人別集叢刊

賴古堂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據南京圖書館藏清
康熙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九六毫米
寬一三一毫米

《清人別集叢刊》編印緣起

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全國億萬人民正爲實現黨的十一大路線和五屆人大提出的新時期的總任務，開始新的長征。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時期，即將到來。爲了適應學術研究日益增長的需要，我們遵照毛主席關於「古爲今用」、批判繼承和清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一系列指示，決定有計劃地進行部分的古籍影印工作，作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清代是我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末期，鴉片戰爭後又淪

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三百年間，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它上承二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殘局，下開百年來近代史的新面，表現在文化學術上，具有不少成就，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和作品，值得我們今天來鑽研探索。《清人別集叢刊》的刊行，就是試圖從衆多的清人著作中，以作家爲主，選擇其內容較有價值、板刻較精而又流傳稀少的集子，分輯（每輯若干種）影印，爲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

三、本叢刊所收別集，其思想內容上的選擇標準如下：（一）在文藝上較有成就，或能代表一種傾向和流派的；（二）在思想史上有較重要地位，或影響較大的；（三）在學術研究上有相當

貢獻，可供今天借鑑的；（四）保存史料較多，可藉以考見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若干情狀的。

四、本叢刊於所收別集的板本，皆力求精善，全部影印，以期保存原書面貌。板本選擇原則如下：（一）未經刊刻者盡量用稿本或精鈔本；（二）已經刊刻者盡量用原刻初印本，或經原作者校正增補的定本。

五、由於我們對影印古籍的經驗不足，而於清人別集的調查研究也未能深入，工作中一定會存在很多缺點，熱切地盼望讀者和專家們隨時指正。

最後，本叢刊在編印過程中承國內各大圖書館熱忱協助，

提示對選題的意見，並惠借最精板本，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十月

出版說明

《賴古堂集》二十四卷，計詩文各十二卷，清周亮工撰。附錄六篇，爲作者小傳、年譜、墓志銘、行述等，著錄有作一卷或六卷者。

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又字櫟園，學者稱櫟下先生。河南開封人。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二二年）生於金陵，舉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年）進士。初任灘縣知縣，行取浙江道試御史。明亡，避居南京。清師下江南，迎降；歷任兩淮鹽運使、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戶部右侍郎等職。亮工入清後，官位雖

顯，然數有起躓，飽經宦海風霜。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年）逝世，終年六十一歲。

亮工是明末清初有名的學者，才氣高逸，記聞淹博，生平著述甚富，除詩文集外，其他著作有《書影》、《字觸》、《閩小記》、《印人傳》、《讀畫錄》、《同書》等十多種；尤注重表彰同時代人著作，編選刻印《賴古堂近代古文選》、《尺牘新鈔》初二三四集，以至印譜、對聯，種目繁多。對於困厄不遇的文人學士，如吳嘉紀、王損仲、王猷定等人的詩文，皆爲之搜輯遺佚，出資鏤板行世，不下十餘家之多。這些活動充分說明亮工在當日文壇上是一個有影響、起作用的重要人物。康熙九年

（一六七〇年），亮工五十九歲，在江寧，一夕慨然曰：「一生爲虛名誤，老期聞道，何尙留此耶！」盡取所著書板並藏書百種焚之。呂留良曾經分析他所以焚書的緣故，以爲是「有所大不堪於中」，「是以惜其書不如悲其志也」（見本書附序）。呂氏是講民族氣節的人，他的話當是有感而發，但可見明遺民也還是重其才並重其人的。幸所焚之書已大都印行，僅文稿三百餘首，一炬蕩滅，今所存者，才十之二三。現在這個集子，係亮工長子在淞於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刻於金陵。亮工的著作及其編選刻印之書，原來流傳較廣，且大部分收入《四庫全書》，後於復查時，因《讀畫錄》中「語有違礙」，乃連同其他

著作悉遭查燬，因此流傳遂少。其詩文集雖有康熙、乾隆、道光等三刻，但已不易得；現用康熙周在浚刻本影印出來，當可爲讀者提供閱讀之便。

魏禧謂亮工爲學的特點是：記覽博，則貫穿經史，無所不讀；見識高，則不依傍，不汨沒，卓然自立；歷年老，則積久而變化生，攻苦而神明出。今觀集中詩文，力矯晚明浮靡輕佻之風，多悲時感事之作，蒼涼感慨，沈鬱頓挫，是具有一定時代氣息的。亮工交游半天下，從此集中可探索當時許多知名人士的蹤迹；明末清初的某些史事，如農民起義軍的聲勢、東南沿海的抗清鬥爭、江南兵燹之餘民間的流離疾苦等等，集中也

都從作者自己的封建地主官僚階級立場出發，有所反映。這些，文學和歷史研究工作者是不乏可以從中取資的。

本集係據南京圖書館藏原刻本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同一刻本卷首有呂留良序（計兩頁），而無魏禧之序，今附印書後。

又卷二十四《祭福州城隍文》、《祭四人文》及附錄《神道碑》，並有目無文；卷五《九月十五夜瓶菊將殘燈下用冠五韻》、卷六《重五同望如坐弘濟寺蒲菴和尚山亭》、卷十七《送汪舟次遊廬山序》，則並有文無目，特爲說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五月

賴古堂集序

櫟園周公既卒之六年長君在浚寓書幣於友人汪楫以授寧都魏禧汪君再拜屬禧爲公神道之文禧受書反幣再拜而謂汪君曰嗟夫周公禧何敢辭公之生也禧兄弟無葭莩交公尺牘選自先徵君以下表章獎進者三世五人焉他日禧與公同客吳門心欽欽然不敢以布衣見旣而聞公卒竊悲悼將歸山中舟過上清河持曾子止山之書以辦香入哭公而同舟人歲且盡不肖泊遂悵望而去至今猶不能釋諸懷也嗟夫周公禧何敢辭禧竊見古今當代貴人傳誌之文皆非布衣所作

往年家伯子以疾召禧於浙江之幕大中丞范公極謙下之嘗屬禧爲其太傅公傳禧逡巡以草野辭常州太守駱公與禧交卒其子以誌銘請亦辭今是以不敢雖然公與禧以文章見知竊請論定公之文宣示天下後世將區區報稱之心君其爲我復周君也於是益發公賴古堂集日夜讀之平生所未嘗見者凡十之六不敢諱其不文而爲之敘曰士之能以詩文名天下傳後世者有三資焉曰記覽之博也曰見識之高也曰歷年之久也記覽博則貫穿經史馳騁諸子百家書無所不讀言有本而出之不窮見識高則不依傍昔人之成見

不汨沒世俗之說卓然能自成立歷年老則積久而變化生攻苦而神明出公於三者亦既恢然其有餘矣然竊嘗怪是三者不絕於世而名天下傳後世十不得一焉其文章之傳固時命爲之抑自有故使之然耶禧伏處山中幾二十年出遊東南交天下之士亦幾二十年博觀濶思乃始喟然而嘆曰嗟乎有以哉有以哉夫記覽之博如食者之餐稻粱啖旨饍也方丈之珍一食輒飽而無氣以運之則必積滯而生疾故博覽之文其不足傳者氣不足故也夫見識之高必不屑於人爲類然古今傳文有必異乎衆人之見者有不必異乎衆人

之見者不必異而必欲求異是猶濟深淵者人安
舟楫而吾必泗水以渡踰崇嶺者人履徑術而吾
必緣峭壁以行也其不溺且顛者幾希矣故高明
之文其不足傳者好奇而不軌於正故也夫歷年
之久何病哉久於學問則其後將不學不問而囂
然自以爲足故古今以詩文名家者遑遑至晚歲
則萎爾荒悖盡失其故不好學故也而公則皆異
於是禧嘗覽公之文博極羣書而未嘗好徵引故
實以自侈其富筆之所至浩浩瀚瀚若江河之放
一曲千里而不可止其氣也如是每命一文必潑
思力索戛戛乎務去其陳言習見而皆衷於理義